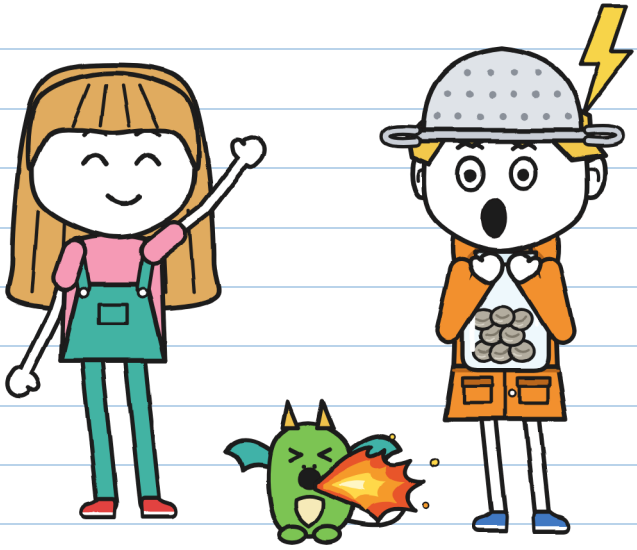
不可能快递 · 2

打雷前不要打开

Lui Eriksson



（古尼的笔记本）

R码M
中级 · 9+

不可能快递 · 2
打雷前不要打开

文字与插图：Lui Eriksson

尺码 M · 中级 · 9+

中文版：LinguAula

第一版：2026

© 2026 Lui Eriksson · info@linguaula.com
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
系列的第二本书。第一本：《这个包裹会咬人》。

LinguAula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
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雷受伤。 —J.



也不属于别人。 —J.

如果你捡到它，打雷之前不要打开。

只在故事里

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：你可别做。如果它延续好几页，上面会写“从这里开始”和“到这里为止”。遇到真正的雷雨，就翻到第76页。 —J.

谁是谁



古尼，星期六送货员，雷雨猎人（算是吧）。这本笔记本是他的。



胡莉塔，数闪电和雷声之间隔了几秒。用绿色的笔写字，署名J。



面包屑，小龙。什么都学古尼。什么都学。



托尼奥，骑自行车给闪电快递送货。十分钟送到，晚了免费。



弗洛拉，运河街9号的园丁。不给石头签字。



维拉，在弗洛拉家旁边的龙之家照顾龙。面包屑和她住在一起。



玛拉，不可能快递的店主。戴着女巫帽。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。



R.，寄出那些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。没人说出这个名字。

送货笔记本 2
古尼的

正式。

“正式”的意思就是我先看。正式地。 —J.



1号笔记本用完了：写满了。这本是店主玛拉给我的，封面上盖着她的印章。她说正式的笔记本不能画画。走着瞧。

第1章

雷雨猎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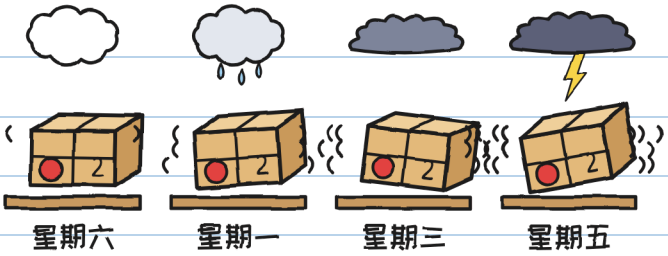
玛拉的店里有一个包裹在发抖。从上星期六起，一天比一天抖得厉害。

我才不碰它。

我和胡莉塔送的上一个包裹是一颗蛋。现在它是面包屑，一条什么都学我的小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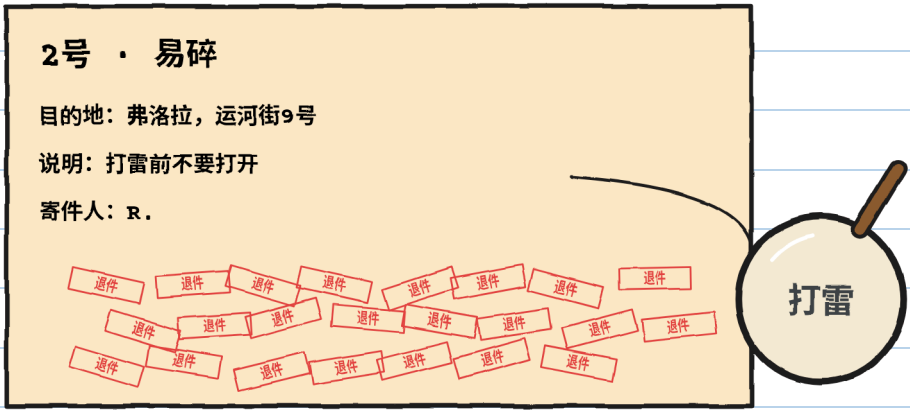
我家对面的店里，还剩十九个退件。会发抖的那个比别的更着急。

颤抖计（2号）



不是害怕：星期六下午六点有雷雨。我在天气预报上看了六遍。——J.

收到退件的人，必须用擦不掉的墨水（就像胡莉塔的绿色记号笔）在标签上签字。不签的话，天一亮它就会飞回货架。所有退件都是同一个人寄的：R.



2号包裹上盖着二十三个“退件”章。

二十三个。我数了两遍。——J.

“我自己送过它二十三次，”玛拉说，“没有一次是在雷雨天。”

星期六十点，玛拉拿着2号包裹在柜台前等我们。托尼奥也在：我们三个每个星期六都要在店里受罚，因为没经过允许就送了1号包裹。

“这个，”玛拉说，“你们去送。今天下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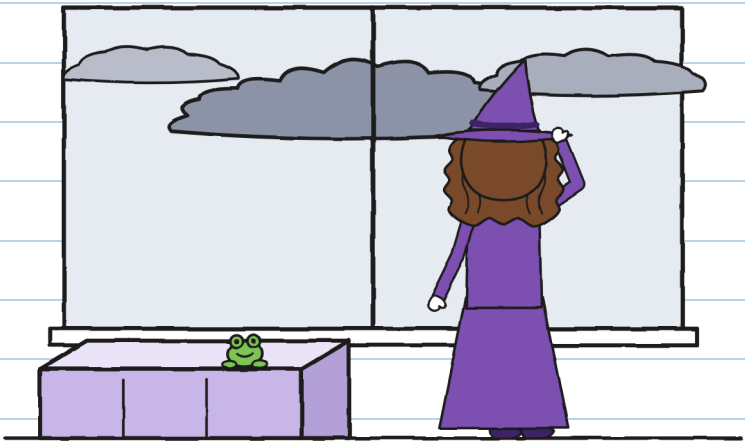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跳得差点碰到“还剩 19”的牌子。

玛拉提了三个条件，用手指数着：

1. 五点出发，赶在雷雨之前，然后和弗洛拉待在一起，等雨过去。
2. 你们的家人和弗洛拉都已经知道了。
3. 规矩就是标签上那条：打雷前不要打开。头顶上的雷才算，远处的不算。

“那你不去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
“我在这儿还有事要做，”玛拉说，一边望着橱窗外：天空渐渐变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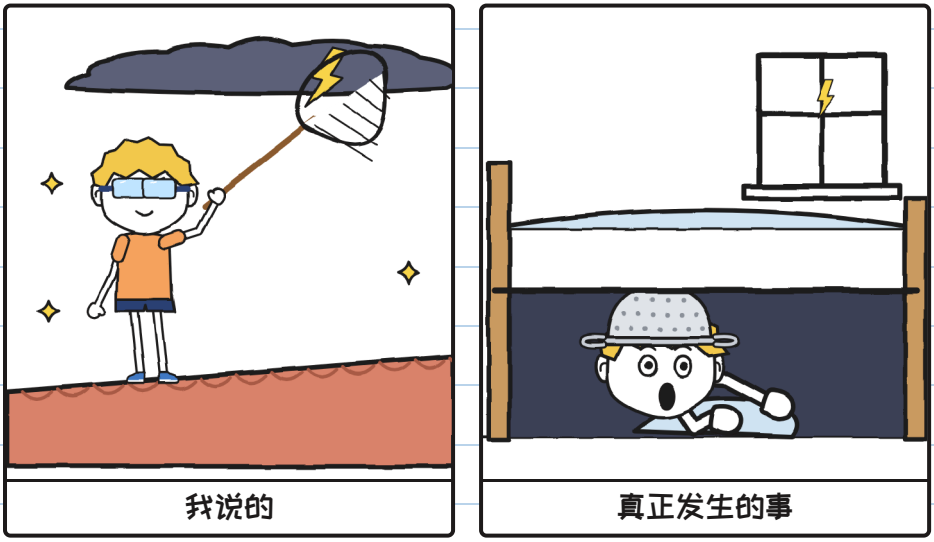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事？——J.

胡莉塔看着我。

“你喜欢雷雨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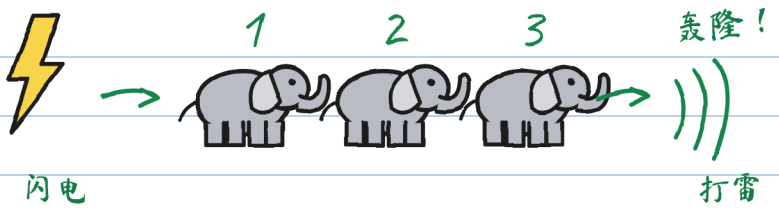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了被人这样看着时会说的话：

“喜欢。在我以前住的街区，我是专业的雷雨猎人。”



床底下的专业人士。——J.

胡莉塔教我在笔记本里数雷雨，没经过我同意，一向如此：



一头大象，两头大象，三头大象……

1头大象 = 1秒

3头大象 = 1公里（大约）

0头大象 = 就在头顶！

↑ 这就是标签上的那声雷。
远处的雷打不开包裹。

大象越多：那道闪电落得越远。

只要听到雷声，哪怕很远：快躲起来！

懂了就没那么可怕。——J.

我不需要数：我喜欢雷雨。不过我还是记下来了，以防万一。

托尼奥从我肩膀后面看了看标签。

“闪电快递遇到雷雨天不送货。”

他指了指背包上的小字。

“现在还没有雷雨呀，”胡莉塔说。

托尼奥又读了一遍。上面没提“还没”。



小字实在太小了。——J.

他也跟我们一起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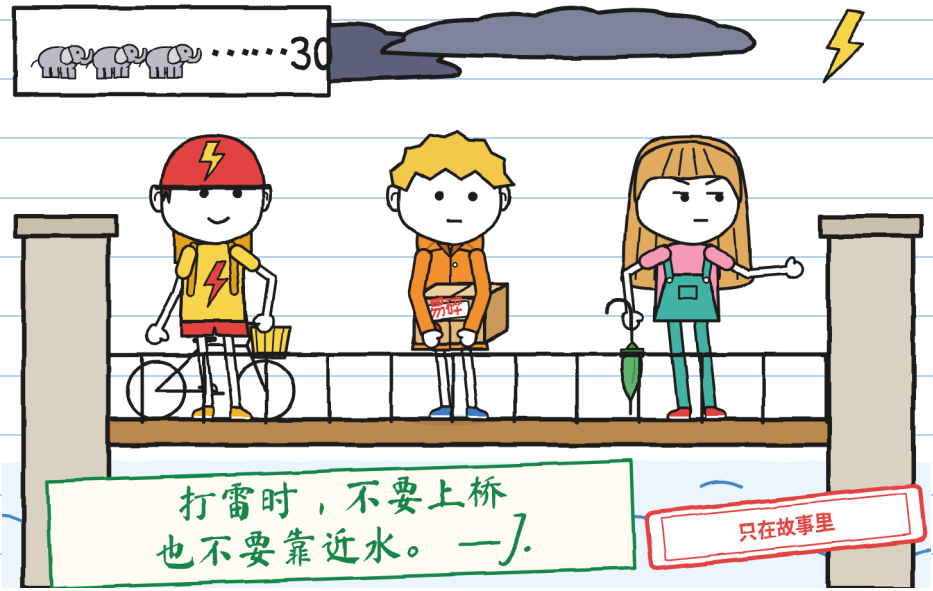
五点，我回家拿雨衣。

“穿橙色那件，”我妈妈说，“你真的要去吗？你一打雷就……”

“再见，妈妈！”

“你一打雷就……”什么？——J.

我们走过大桥，天空已经很黑了。晚上桥会升起来给船让路。走到中间，胡莉塔一本正经地朝水面挥了挥手：运河和她关系不好。



很远的地方，天空亮了一下。胡莉塔数了三十头大象，才听到雷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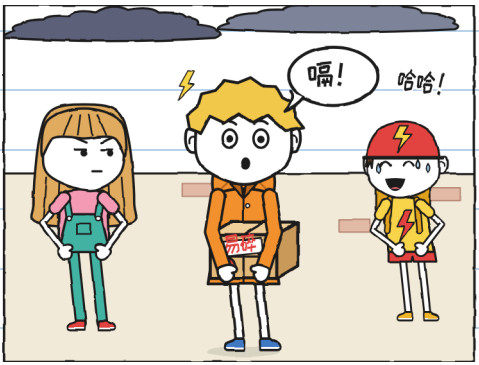
轰隆。

“离那道闪电大约十公里，”她说，“天气预报说，雷雨六点左右到。”

“打雷了！”托尼奥说，“现在打开吗？”

“那一声不能打开包裹，”胡莉塔说，“标签上的那一声，是和闪电同时响的，零头大象。可是已经听得见了，这就够了：快躲起来！”
我们一路跑到运河街。我假装耳朵聋了。

“刚才是打嗝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“不是，”我说，“嗝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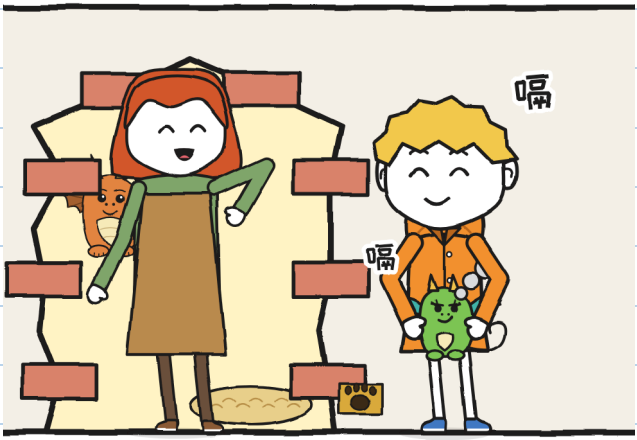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小就这样，但只在打雷的时候：每打一声雷，我就连着打一阵嗝，每三秒一个。雷雨到了头顶，我就停不下来。这不是害怕：是我的身体自己干的，也不问问我。

这就叫害怕。——J.

照顾龙的维拉在她家门口等着我们，紧挨着弗洛拉家，怀里抱着面包屑：每个星期六，面包屑都跟我一起散步。

“今天只到弗洛拉家：这是她第一次遇上雷雨，”维拉说，把她交给了我，“她什么都学你，也包括你的感觉。她要是害怕了，别硬拉她：她会抓住不放。雷雨过去以后，在围墙上敲三下，我就去接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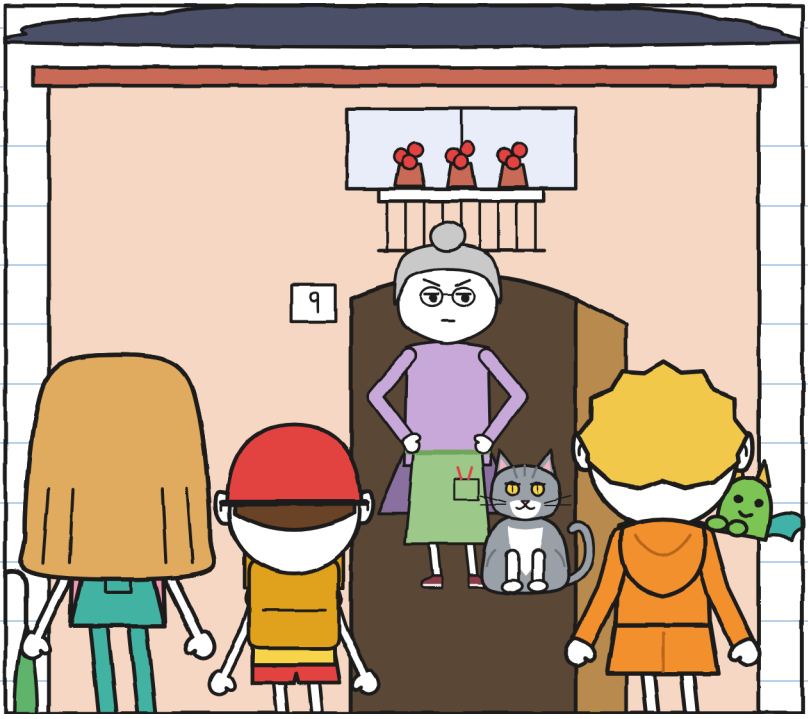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，”我说，“我喜欢雷雨。”



远处打雷了。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也打了个嗝，鼻子里冒出烟来。

“快进屋！”维拉说。

弗洛拉的家就是有天竺葵的那间：两个星期六以前，我们在找龙之家的门（它看起来像一堵墙）时，她就在阳台上看着我们。



弗洛拉没等我们敲门就开了门，看了看箱子、天空和面包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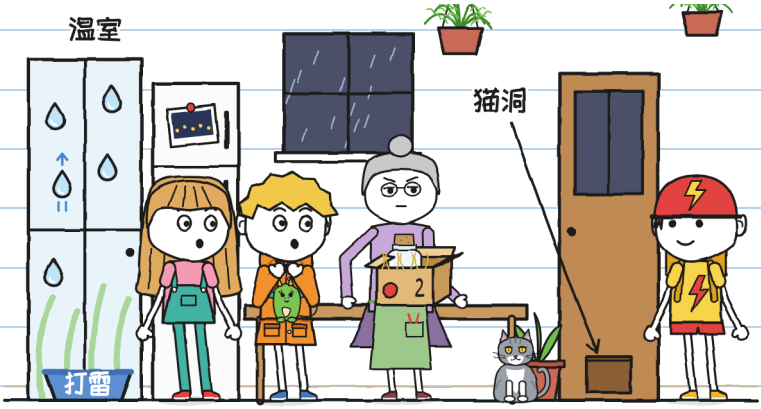
“维拉的小龙。别把我的蕨类烧焦了，”她说，“进来吧，要下雨了。先说好：我可不给石头签字。”

第 2 章

雷雷！

弗洛拉的厨房里全是植物，连天花板上都挂着。最里面有一扇玻璃门通向温室，后面那扇带猫洞的门通向院子。因为下雨，托尼奥把自行车推进了走廊。

玻璃门上有几颗画出来的水珠。其中一颗开始往玻璃上面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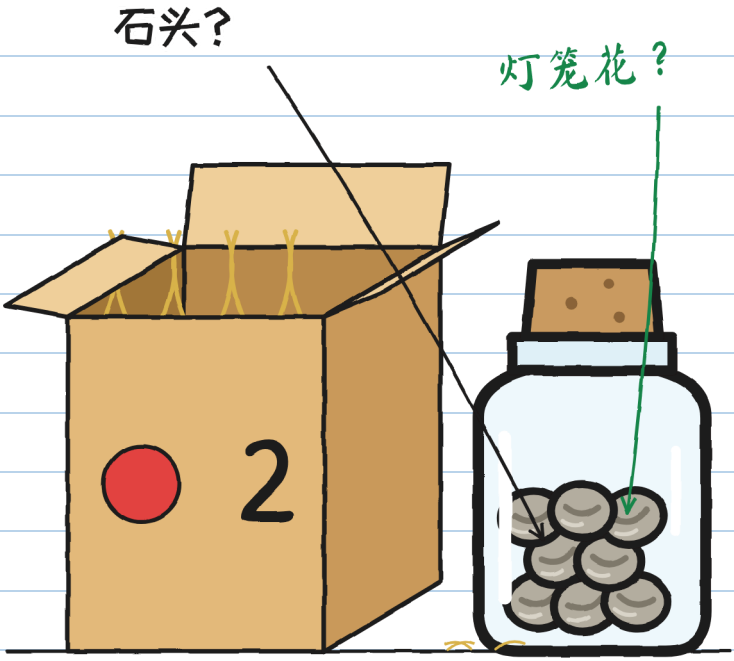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R.的魔法玻璃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我想让雨进来，它就让雨进来。闪电，永远不行。”

水珠还在往上爬。我决定不问它要去哪儿。

弗洛拉把箱子放到桌上，也不问一声就打开了：里面有稻草和一个玻璃瓶，瓶里有八颗灰色的小圆粒。

“上面写着打雷前不能打开！”胡莉塔喊道。

“我打开的是箱子，不是瓶子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我早就知道里面是什么：R.答应送我灯笼花，寄来的却是石头。”



“灯笼花是什么？”我说。

弗洛拉从冰箱上取下一张旧照片：夜晚的运河边步道，岸边亮着小灯。



“它们是植物，”弗洛拉解释说，“把闪电的光存起来，整晚都亮着。”

“R.以前种它们吗？”

“R.带来的种子都是醒着的。我铺土。我从没见过睡着的。”

“那灯笼花呢？”

“灭了。R.不再来了。现在寄来的就是这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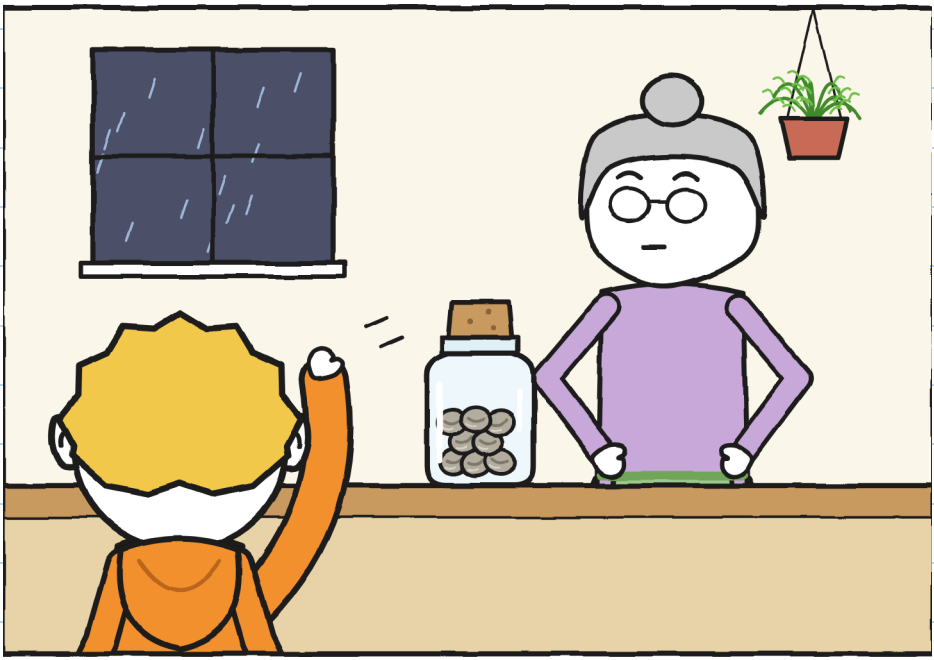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夜里运河很黑，那座木板桥，就是横跨运河的那块木板，才这么吓人。

以前吓人。我就特别怕：我是摸黑走过去的。——J.

“R.向来说话算数，”弗洛拉说，“迟是迟了点，但一定算数。就这件事不行：这个瓶子已经送来二十三次了，二十三次都是石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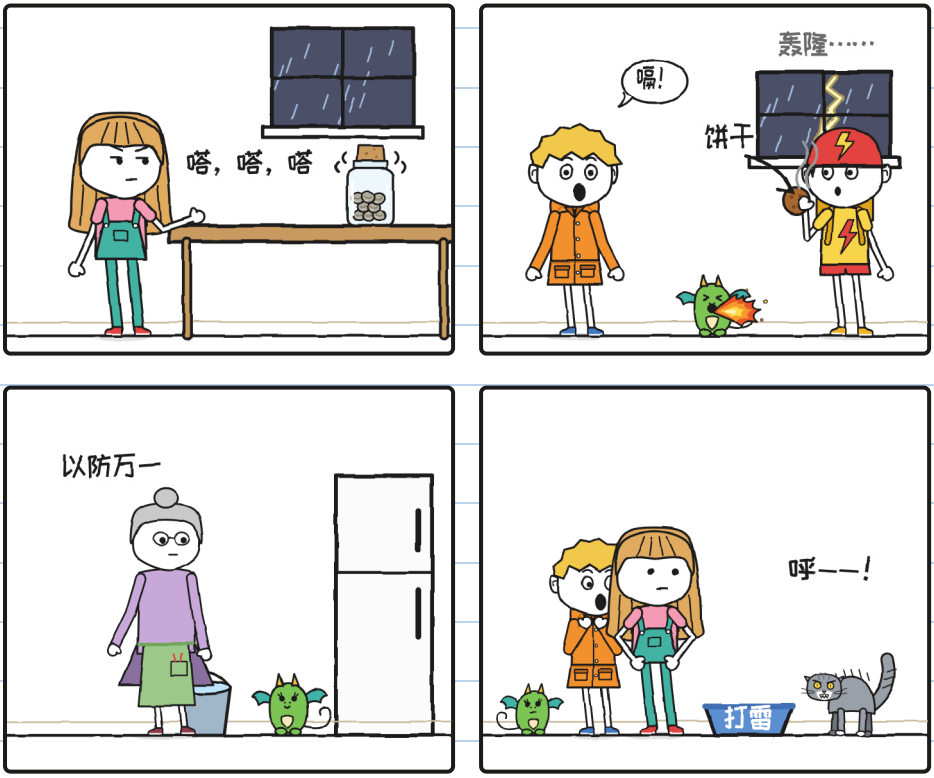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起了标签，我背得滚瓜烂熟。
“那您有没有等过打雷再打开它呢？”我问。

弗洛拉看着我，好像我在问水湿不湿。
“我不等任何人，”她说，“连打雷也不等。”



弗洛拉的猫叫雷雷（名字就写在它的碗上），灰灰的，呼噜声像真的打雷。

我们等着的时候，厨房里什么都发生了，又什么都没发生：



打雷最糟糕的是等它来。——J.

瓶子叮叮当当地响，越来越大声。胡莉塔小声数着：“十二头大象。”“九头。”
她的脚在桌子底下一跳一跳。

“你要把地板踩出一个洞了，”我说。
“我在数数。”
“可是你的脚比你数得快。”
这时面包屑又喷出一小团火苗，雷雷一溜烟从猫洞窜到了院子里。弗洛拉打开后门，大声喊它：
“雷雷——！”



然后胡莉塔打开了瓶子。



“打雷了！”她说。

没有打雷。是弗洛拉在喊。雷雷是那只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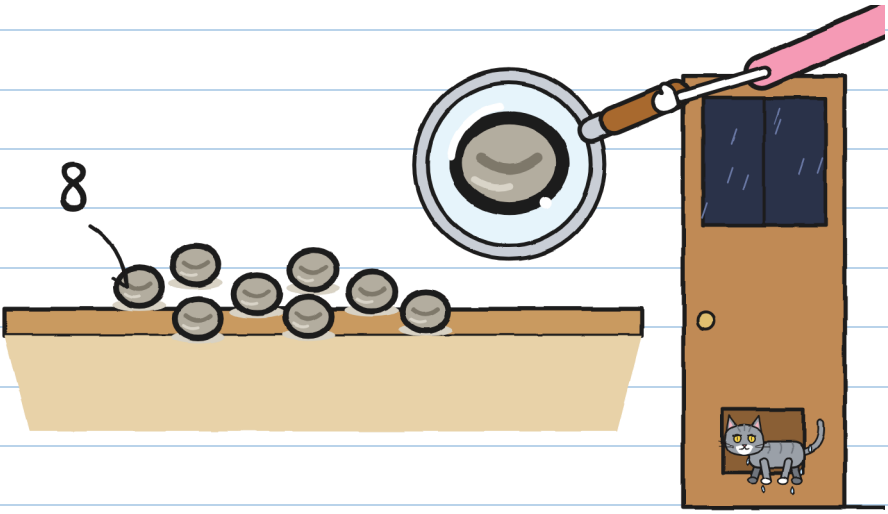
我听见有人喊“雷”，正是我在等的。没人告诉我那是只猫。 —J.

我把它写在第什页了。

那一页我是后来才看到的。 —J.

一打开，瓶子就不响了。里面有八颗灰色的小圆粒，冰凉，一动不动。胡莉塔把它们倒在桌上，用放大镜看。

“上面有一道小细纹，”她说，“像一只闭着的眼睛。”



雷雷浑身湿透地从猫洞回来了，弗洛拉关上了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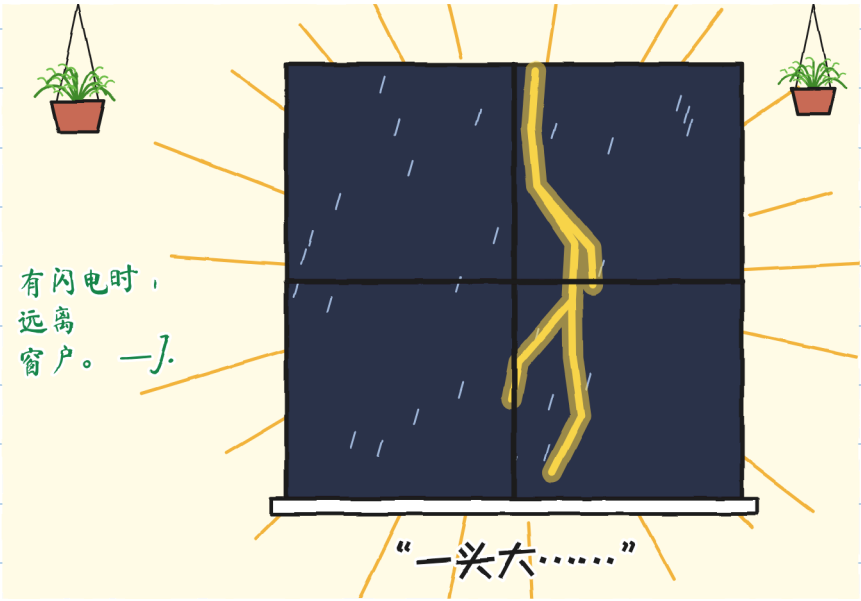
“石头。跟往常一样，”她说，看了看胡莉塔。

胡莉塔变得和她的衬衫一个颜色。

“它们睡着了，”我说，“是种子，不是石头，所以才写着‘打雷前不要打开’。说不定一声很响的雷，能把它们唤醒，响得玻璃都发抖。”

弗洛拉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“如果是种子，就让它们证明给我看。”

外面差不多是夜晚了，可是才六点。
闪电。胡莉塔开始数：



然后，真的那一声来了。



雷声和闪电一起到来：雷雨就在头顶上。桌子、杯子和玻璃都在发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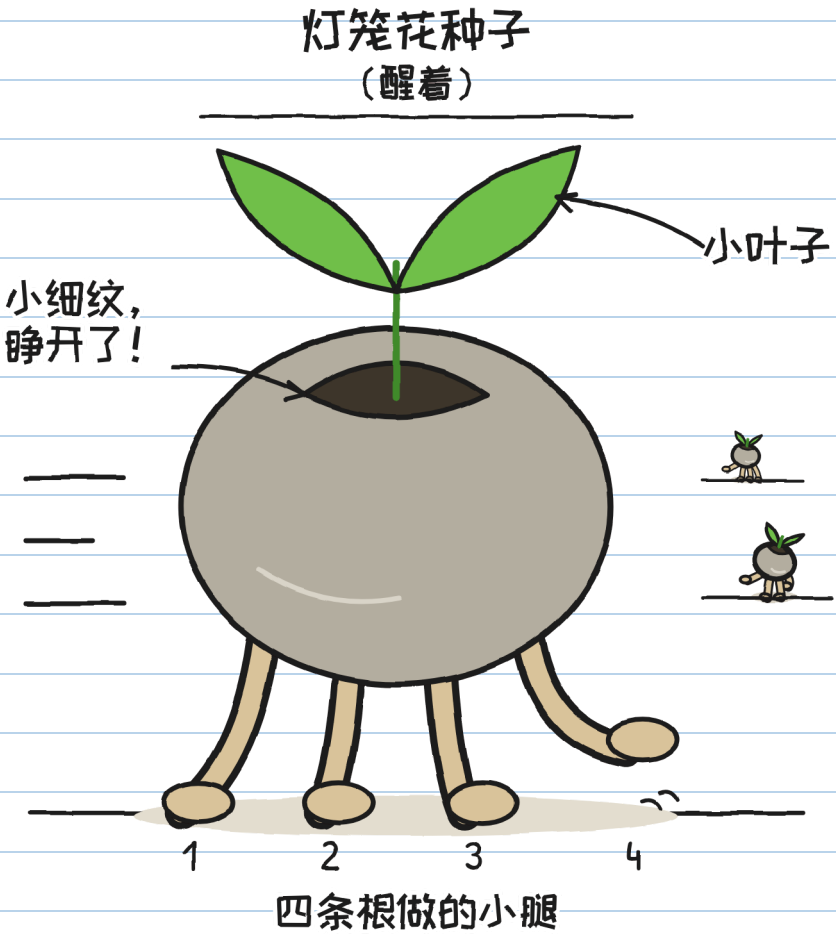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停电了。



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也打了个嗝，火焰把厨房照亮了一秒钟。

桌子上空了。





那些“石头”长了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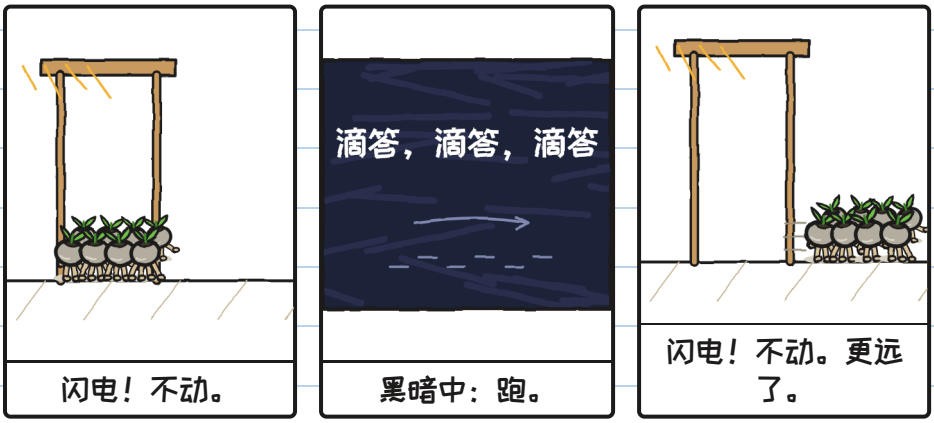
还很赶时间。 —J.

第 3 章

你不看，它们就动

黑暗中传来细细的雨点声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下一道闪电时，种子们又离远了，一动不动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。

它们跑得很快，可是每一道闪电都能让它们停住，而闪电有很多。我从桌子底下看着它们。我戴上了弗洛拉的漏盆：在我家，一打雷我就戴一个。



这就是“一二三木头人”，只不过玩的是种子。 —J.

弗洛拉用手电筒照着一颗种子，它就不动了。她照向另一颗，第一颗就跑了。

“是种子！它们醒了！”弗洛拉喊道。



弗洛拉一移开光，第二颗就逃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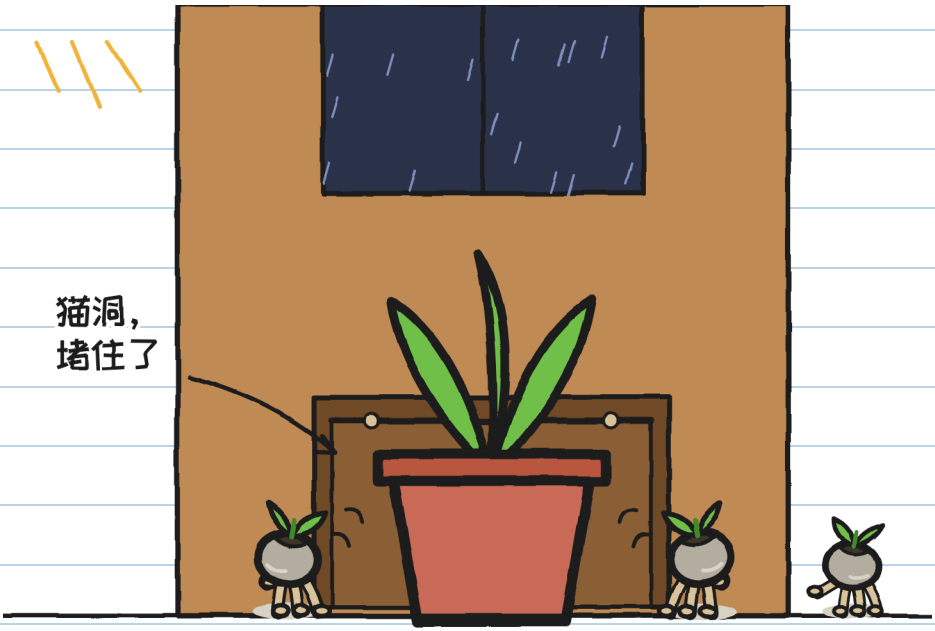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需要另一支手电筒，”我说。

“那你就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只有这一支。”

八颗种子，一支手电筒。怎么算都不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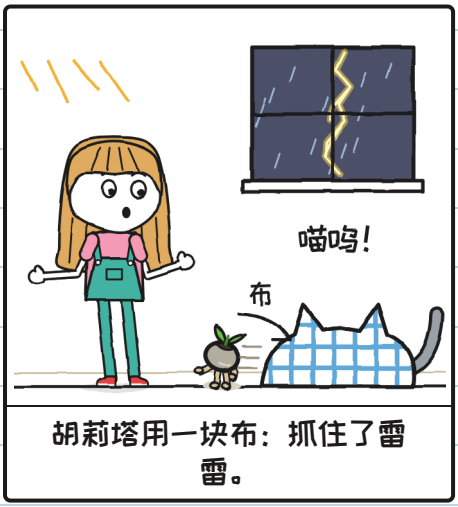
它们全都往猫洞去。

“它们要找被雷雨淋湿的泥土，”弗洛拉说，把一个巨大的花盆挡在前面，“家里只有自来水浇过的土。外面几乎没有土：只有石板、一条小路和运河。要是它们跑出去，雨水会把它们冲进水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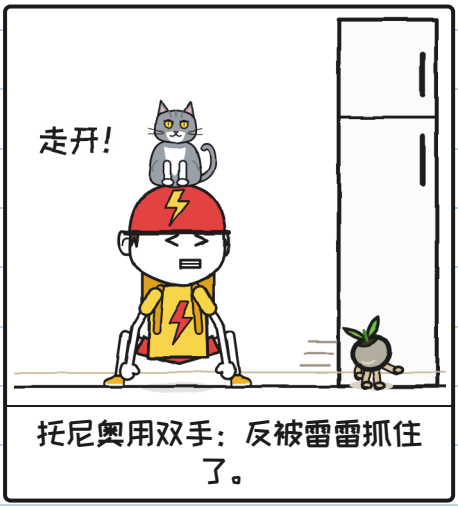


猫洞被堵住了，可是现在它们散在整个厨房里，那里有一百个藏身的地方。

我们什么办法都试了：



胡莉塔用一块布：抓住了雷雷。



托尼奥用双手：反被雷雷抓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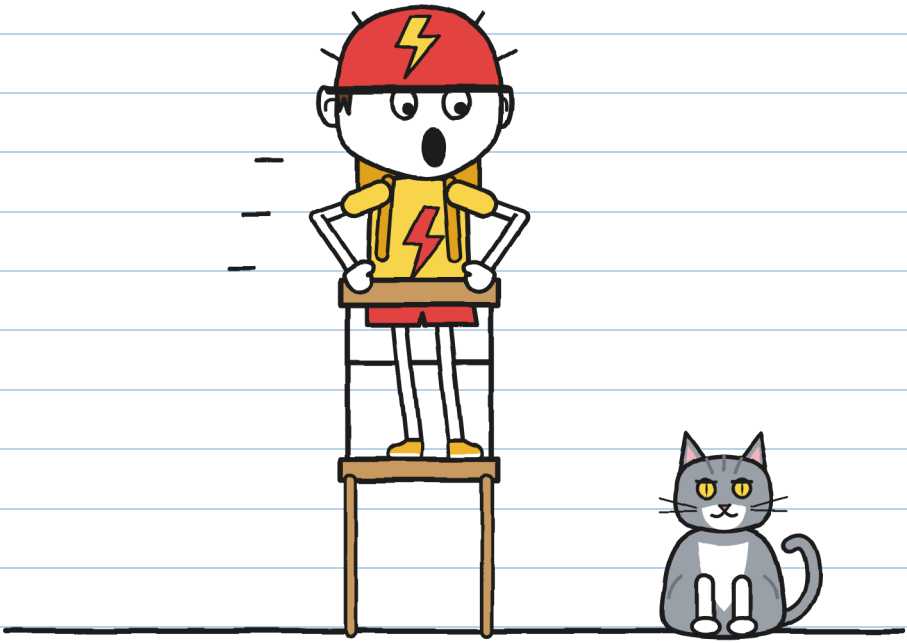
面包屑用她的火苗：一颗！



弗洛拉用手电筒：两颗！

雷雷也在追它们：它在几乎全黑的地方也看得清，我们不行。

托尼奥不怕雷雨。托尼奥怕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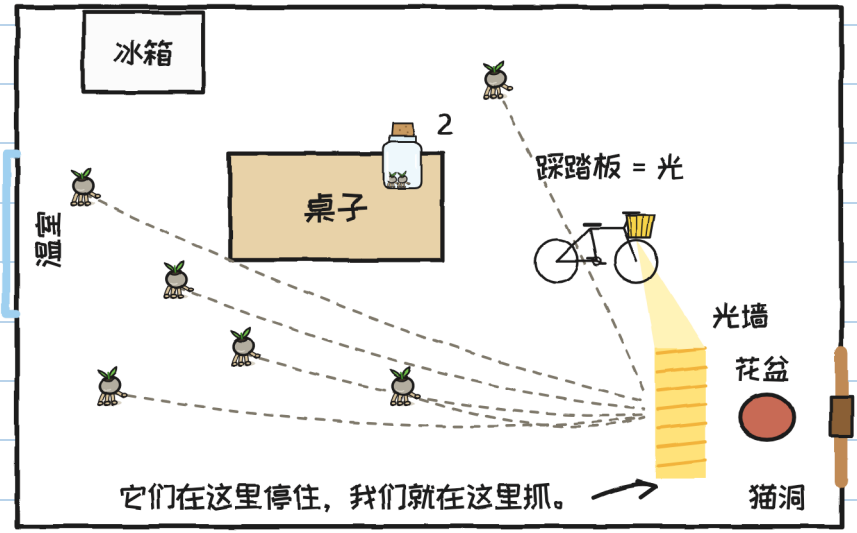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不是猫！”胡莉塔说，“那是雷雷！”

“更糟！”

两个惊吓，只有一个名字。——J.

我还在桌子底下，戴着漏盆。每次闪电，我都能从那里看见整个地面。

种子们四处散开，可是最后总会回到猫洞，去推同一个花盆。



我画了一张平面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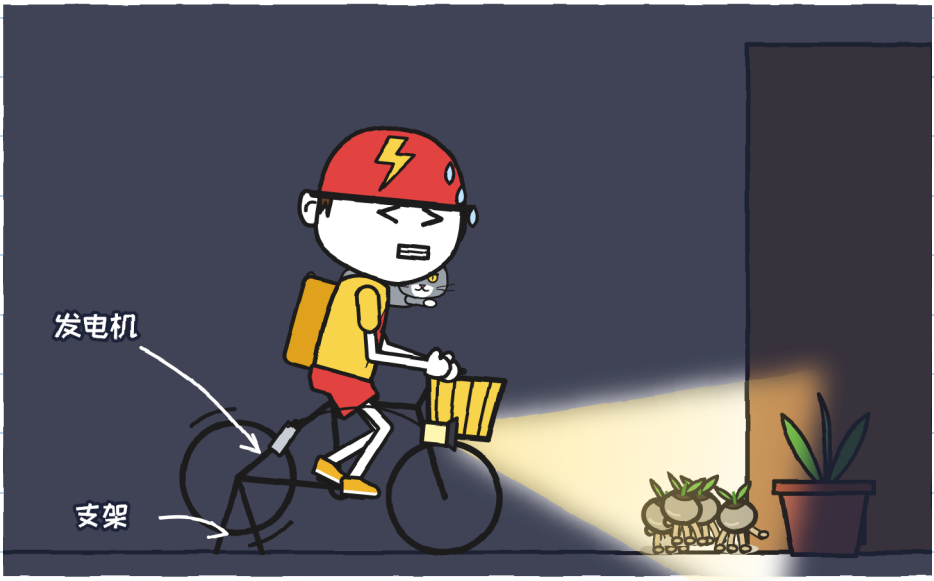
“托尼奥，你的车灯是一踩踏板就会亮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今天你就来送光吧。”

我们把自行车支在支架上，车灯对着猫洞。闪电快递的发电机装在后轮上：轮子一转，就有光。托尼奥就蹬起来了。

他蹬得前所未有地使劲，尤其是雷雷跳到他身上的时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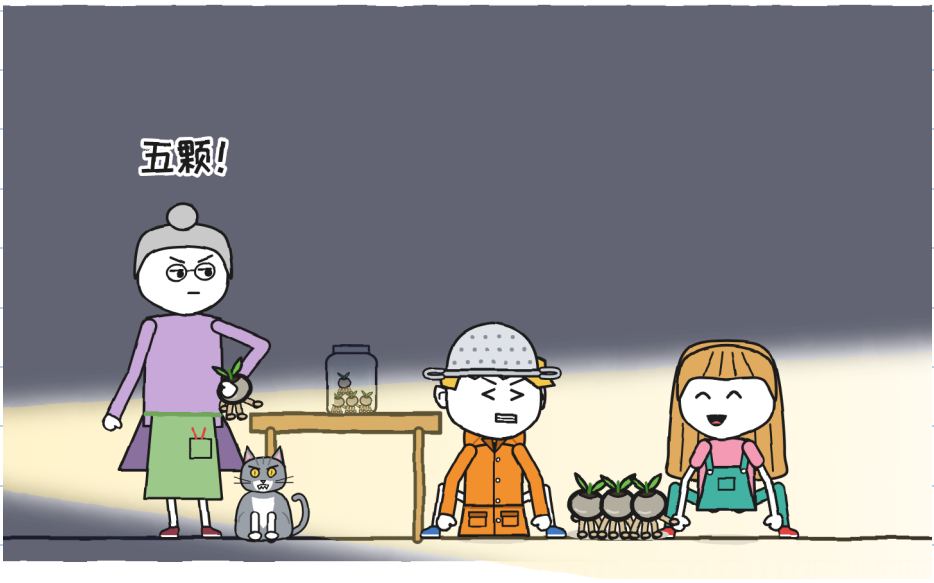


闪电快递总算派上用场了。——J.

种子们一走到光里就停住了，我们一颗一颗地抓住，放进瓶子里。三颗。四颗。

雷雷用嘴叼住了一颗，弗洛拉用两根手指把它拿了回来。

“五颗！”她说。



六颗。

弗洛拉盖好瓶子，免得再跑掉一颗，然后蹲下来帮我们。就在这时，雷雷跳上桌子，把瓶子撞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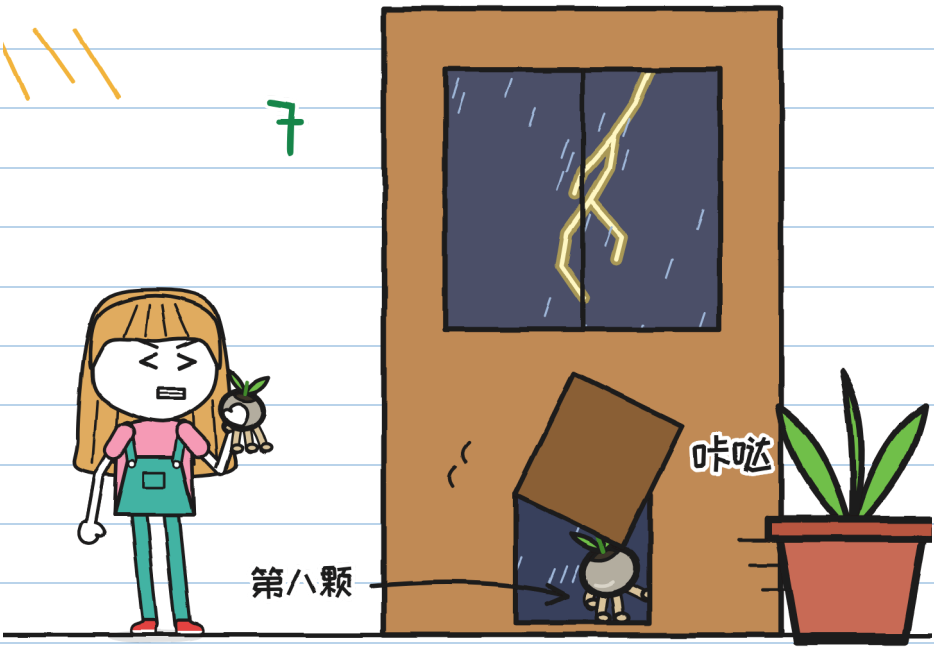
托尼奥在空中接住了它。

“闪电快递，”他说，“一秒钟送到，晚了免费。”

可是他不蹬了，灯灭了。而雷雷谁也拦不住：它飞快地冲向了猫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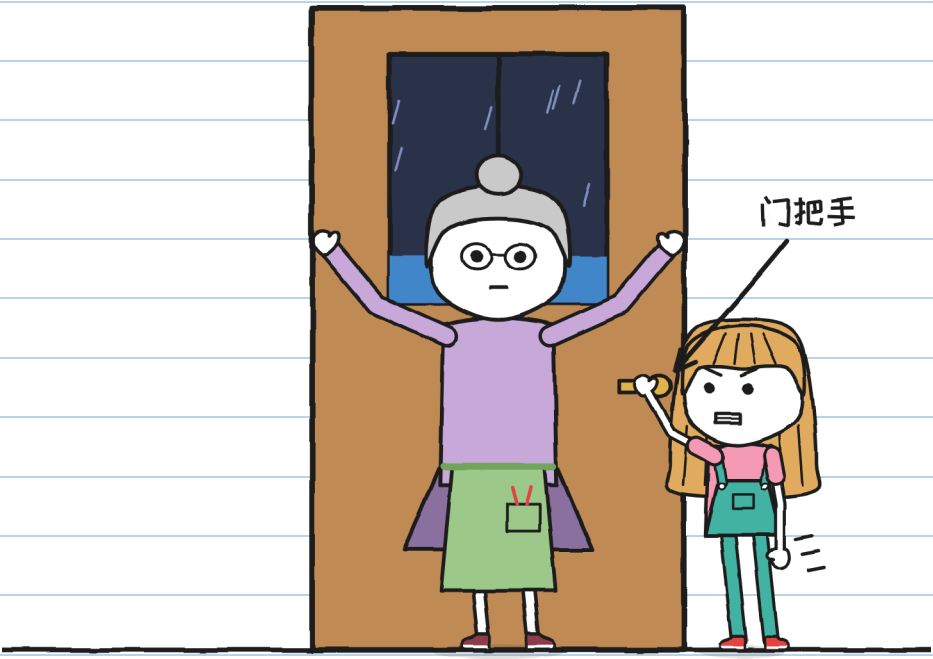
黑暗中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雷雷推开花盆，嘎吱，猫洞咔哒一响。

下一道闪电时，只剩一颗种子，胡莉塔抓住了它。七颗。



第八颗从猫洞跑出去了。

“我去追它！”胡莉塔说，一把抓住了门把手。
“有闪电，谁也不许出去。”弗洛拉说，往门口一站。她没心思争论。



胡莉塔没有争辩，可是没松开门把手。
过了一会儿，猫洞咔哒一响：是雷雷，浑身湿透。没带着第八颗。

“闪电……一头大象，两头大象。”

轰隆。

“两头，”胡莉塔数道，“还是很近。”

“那就去种吧，”弗洛拉说，“趁雷雨还没走。而且要在黑暗里。”

“在温室里？”胡莉塔问。

弗洛拉指了指玻璃上往上爬的水珠。

“魔法还在。闪电进不来。”



她看着面包屑，又说了一遍：“在黑暗里。”

面包屑看了看我。然后打了个嗝。

第4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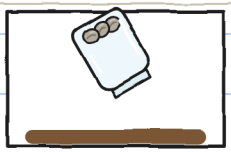
嗝

弗洛拉给我们讲了怎么种灯笼花，是R.教她的。我用正式的字写了下来：

怎么种灯笼花

1.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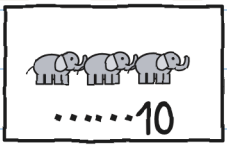
被雷雨淋湿的泥土。
（自来水浇的不行。）

2. 

把瓶子在泥土上打开。
（太早打开，它们就跑掉。）

3. 

一切在黑暗里：它们自己钻进泥土里。
（要是你自己把它们埋进去，它们就不发芽。）

4. 

趁雷雨还没走：
超过十头大象，
就不再种下，要等下一次。

要唤醒它们：0头大象。要种下它们：最多数到十。数到十一，就回去睡了。——J.

弗洛拉转动了天花板窗户的摇柄。窗户没有打开，可是画出来的水珠开始往下流，真正的雨水穿过了玻璃。

雨落在花畦上，那是一张装满泥土的长桌。

“全落在花畦里。一滴也不许落在地上，”弗洛拉命令那场雨。



这种玻璃只存在于故事里。真遇到雷雨，千万别去温室（第76页）。——J.

“被雷雨淋湿的泥土，”她说，“现在，一切都要在黑暗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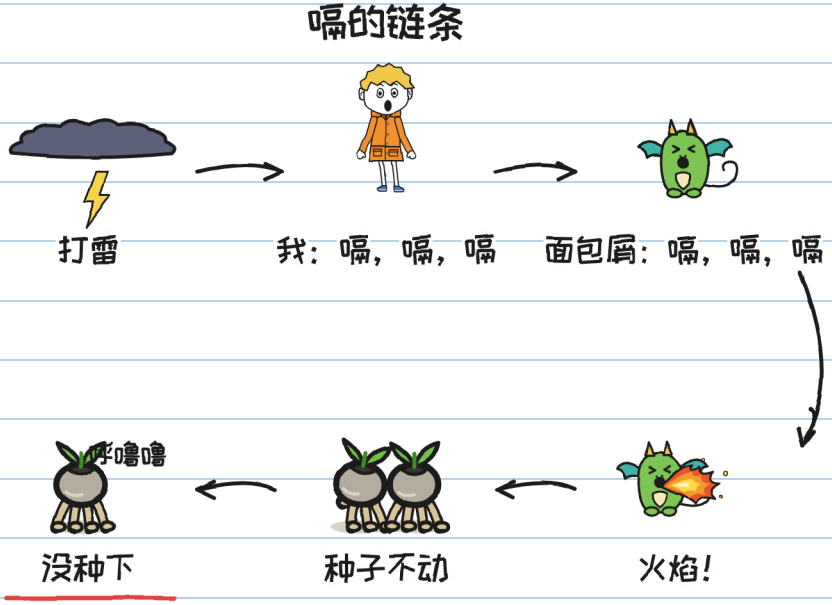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面包屑已经在里面了：她从弗洛拉的脚边溜进去，谁也没看见。她躲在花畦下面的花盆中间。

弗洛拉小心地拉她。面包屑用四条腿抓住花盆。维拉说过的。



我每在厨房里打一个嗝，温室里的面包屑就亮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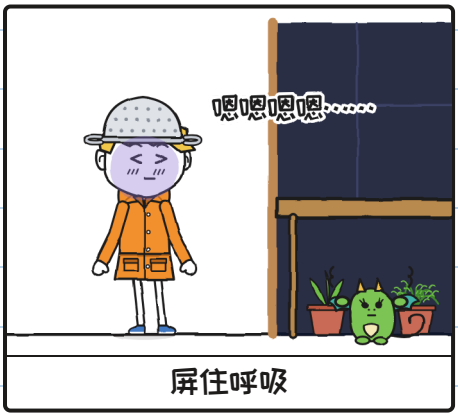
我画下来，好弄明白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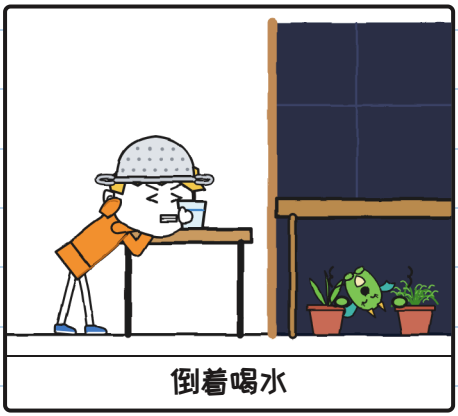
在厨房里，嗝有帮助：火焰，种子不动，种子被抓住。在温室里就不行了：每三秒一团火焰，黑暗从来持续不了种子种下去所需要的那一会儿。

必须打断这条链条。最容易打断的地方就是你。好意提醒。——J.

我们把各种止嗝的办法都试了：



屏住呼吸



倒着喝水



吓一跳



糖

面包屑把这些办法全学了，没松开花盆。

办法：零个。嗝：很多。——J.

胡莉塔数着：“四头大象。”“五头。”

雷响了。

“那道闪电落得更远了。”

七颗种子在瓶子里转来转去，找着出口。我一直在打嗝。



“要是数到十一呢？”我问。

“又变回石头。”

胡莉塔不再看瓶子，看向了我。

“面包屑在学你的害怕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那让她学点别的，”我说。

我打了个嗝。温室里又出现了一团火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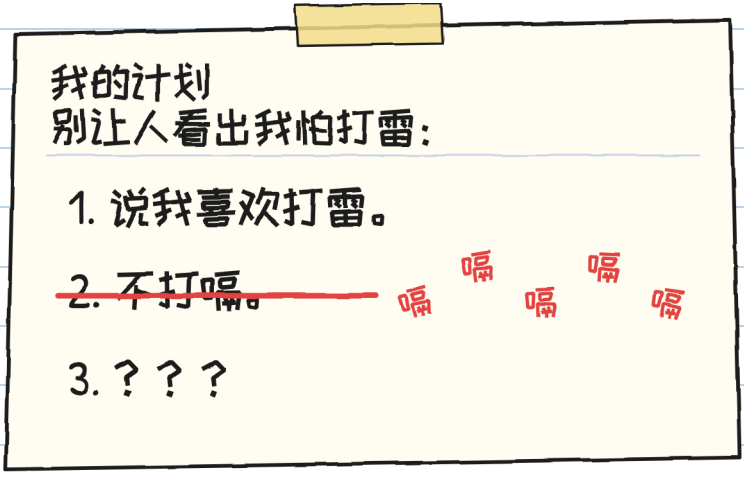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是把她带出去呢？”我问。

“她会抓住不放。你已经看到了。”

胡莉塔压低了声音。

“先陪着她。”

我没有治害怕的办法，只有一个不让别人发现的计划，而且它已经不管用了：



那第3条呢？—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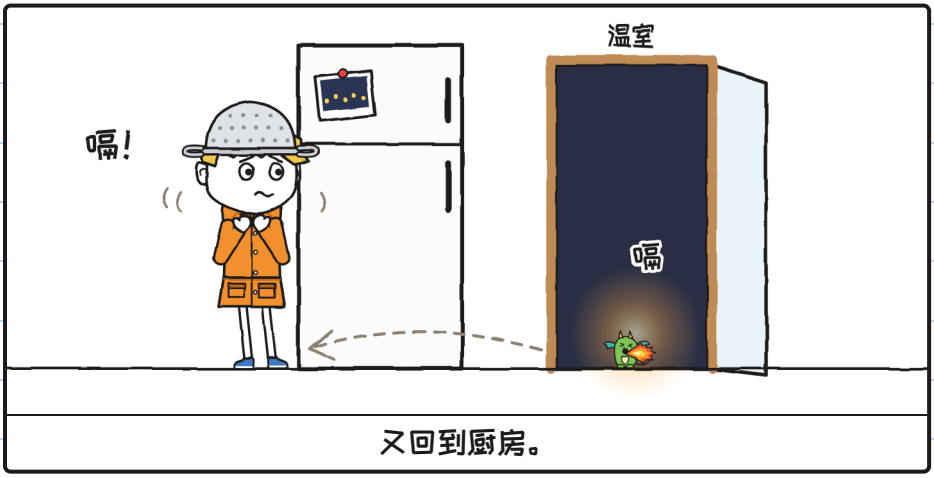
我试了。真的。



一只脚在里面。



一声雷。



又回到厨房。

温室是整个街区雷声最响的地方。

我站在门口，抬头透过玻璃屋顶往上看。在两道闪电之间，我看见了它们，远远地飞在屋顶上方：维拉的龙，在雷雨中飞翔。没人往上看的时候，它们就出来飞。所以维拉没跟我们一起来：有雷雨的时候，她留在家里看着它们。



它们没有打嗝。

“走吧，猎人，”托尼奥说。

我等着后面的玩笑。没有来。

我摘下漏盆，递给弗洛拉。她拿着它，像拿着一顶真正的头盔。



然后我走了进去。

漏盆挡不住闪电。但挡害怕，有时可以。 —J.

雨声像一千根手指在敲玻璃。我钻到花畦下面，面包屑就在那里，缩成一团，和我一样发着抖。



轰隆！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打了个嗝。火焰照亮了我们俩。

我们是两个躲在花畦下面的雷雨猎人。

胡莉塔在门口轻轻地说，没有笑：



“数数，有我在。”

第5章

数数，有我在

我们数了：她在门口，我在花畦下面，面包屑抖着紧贴着我。

闪电。

“一头大象，两头大象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”

轰隆。

“六头，大约两公里，”胡莉塔说，“那道闪电落得更远了。我们继续躲着。”



我数完了六头大象，害怕还在。
说我喜欢雷雨没有用。咬紧牙关不打嗝，也没有用。

面包屑看着我。我试了还没试的那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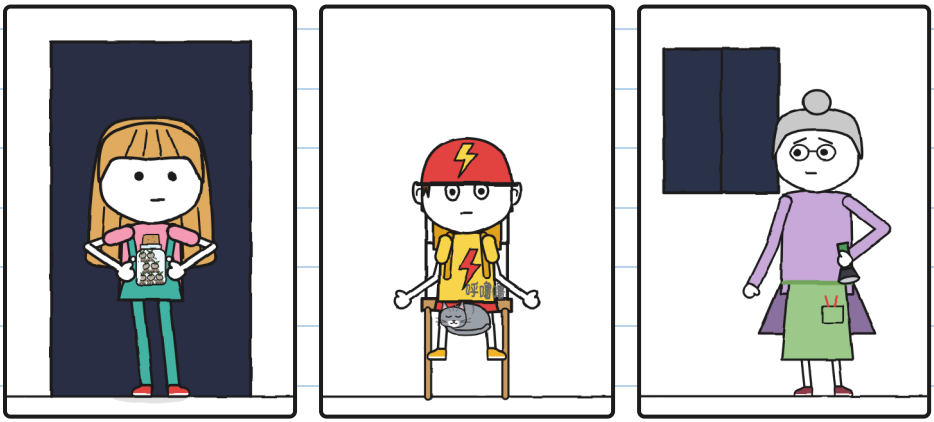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我怕打雷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胡莉塔说，“你今天早上在第6页画过了。我一直在等你。”

“我怕猫，”托尼奥说，雷雷睡在他身上，他不敢动。

“我怕等一样迟迟不来的东西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所以前几次，瓶子一到我就打开了。”



我怕木板桥。这个你们早就知道了。——J.

没有人笑。雨还是那么大，可是花畦下面的我不再是一个人了。

我慢慢呼吸。面包屑也是。



闪电。我们一起数到九。轰隆。

而我没有打嗝，那声雷没有，下一声也没有。

“现在！”弗洛拉小声说。

胡莉塔踮着脚尖走进去，把瓶子放在湿泥土上，打开了盖子。然后悄悄回到门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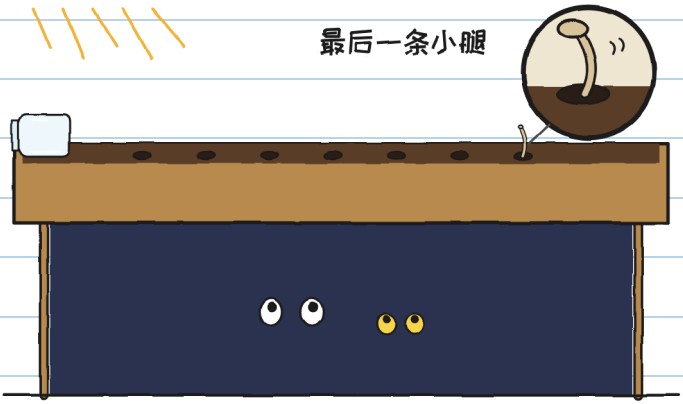


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黑暗中，有什么东西从瓶子里出来了。

闪电，在很远的地方。我们不出声地数到十头大象。轰隆。

十：最后一个管用的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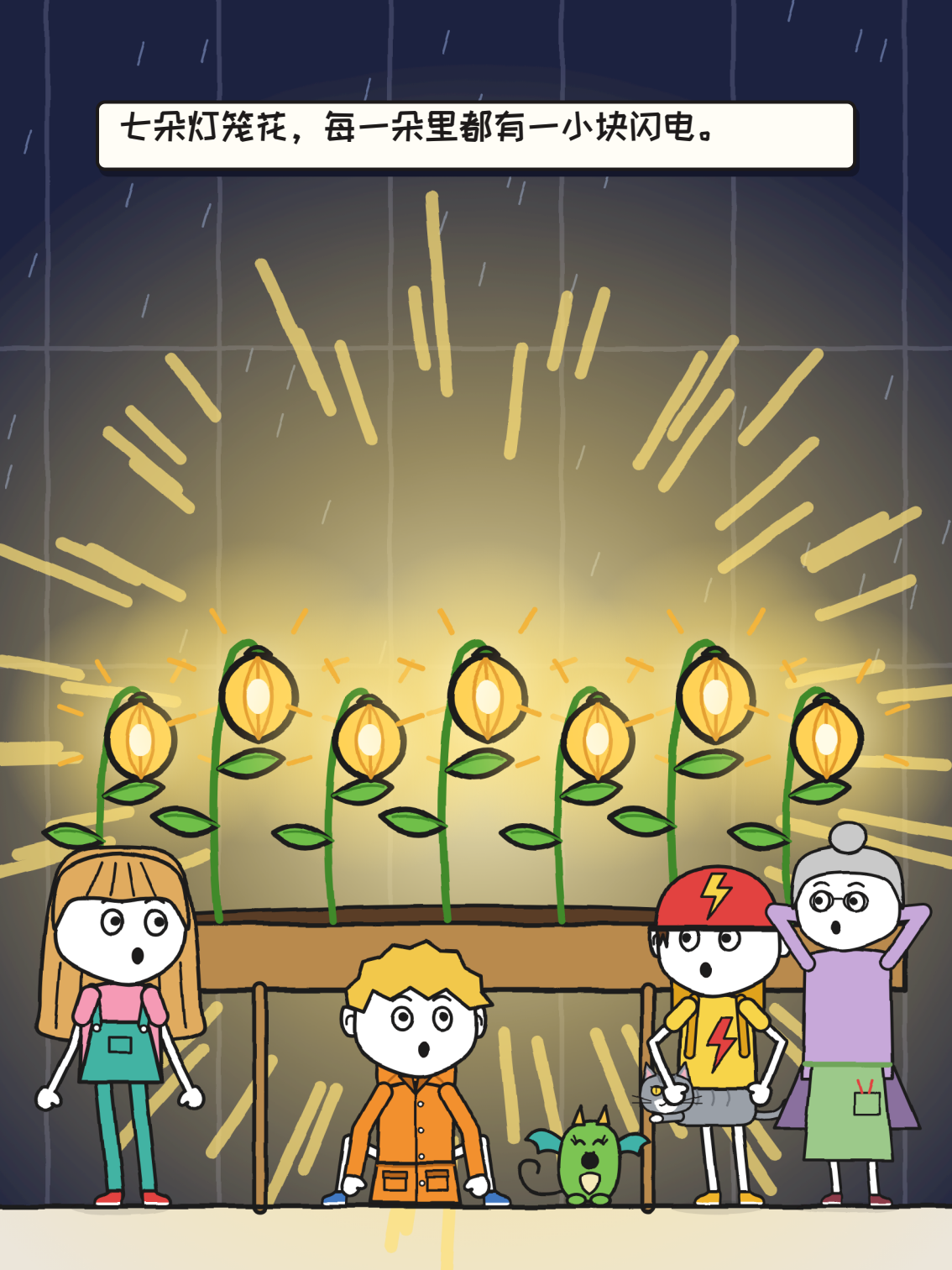
下一道闪电时，我们看到了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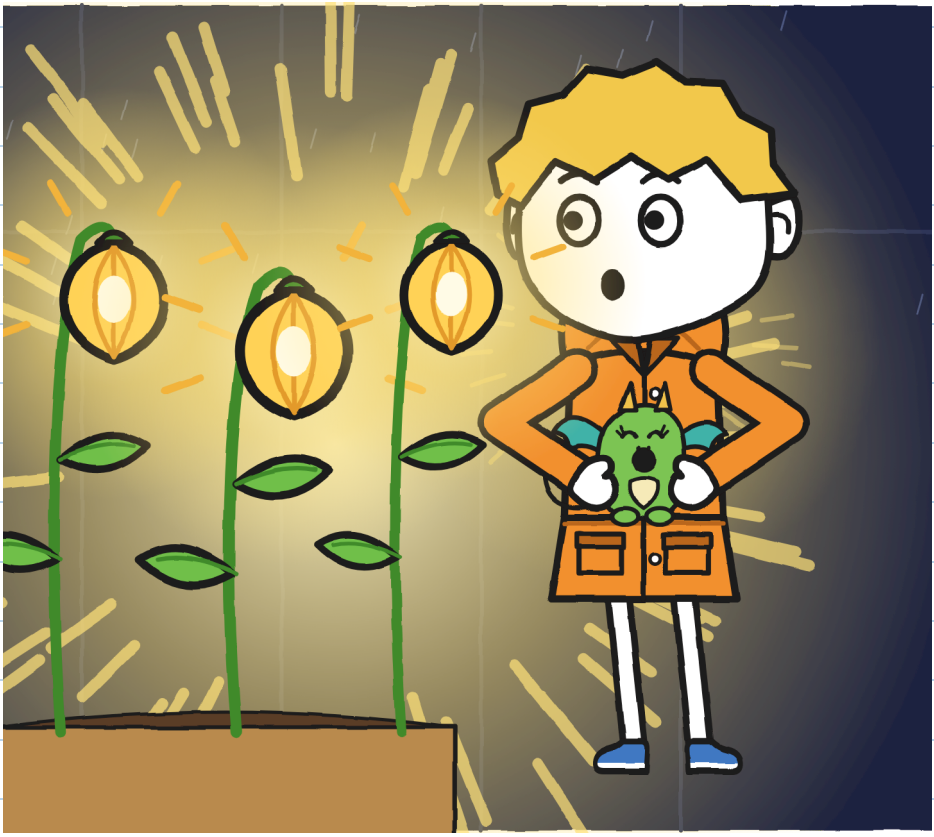
瓶子空了。泥土里有七个小洞，最后一个洞里还露着一条小腿。

然后是一阵什么也没有的时间：我们在黑暗里盯着泥土。

然后，第一朵亮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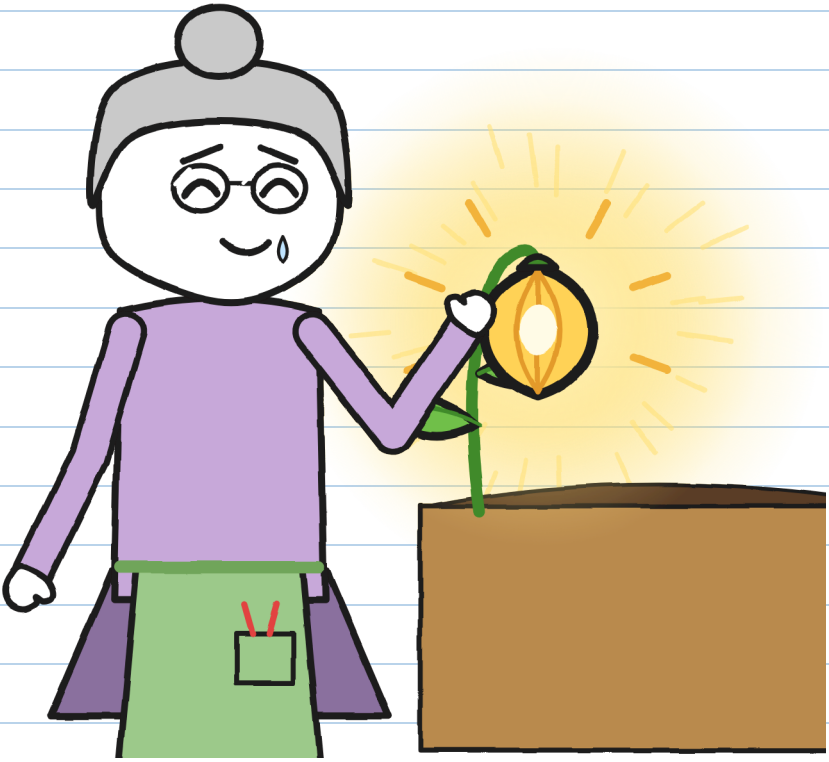

七朵灯笼花，每一朵里都有一小块闪电。

面包屑没有打嗝。她张着嘴看着灯笼花，和我一样。她学的已经不是我的害怕：她学的是这个。



弗洛拉很久没说话，然后用手指慢慢碰了碰一朵灯笼花，像碰一件等了很久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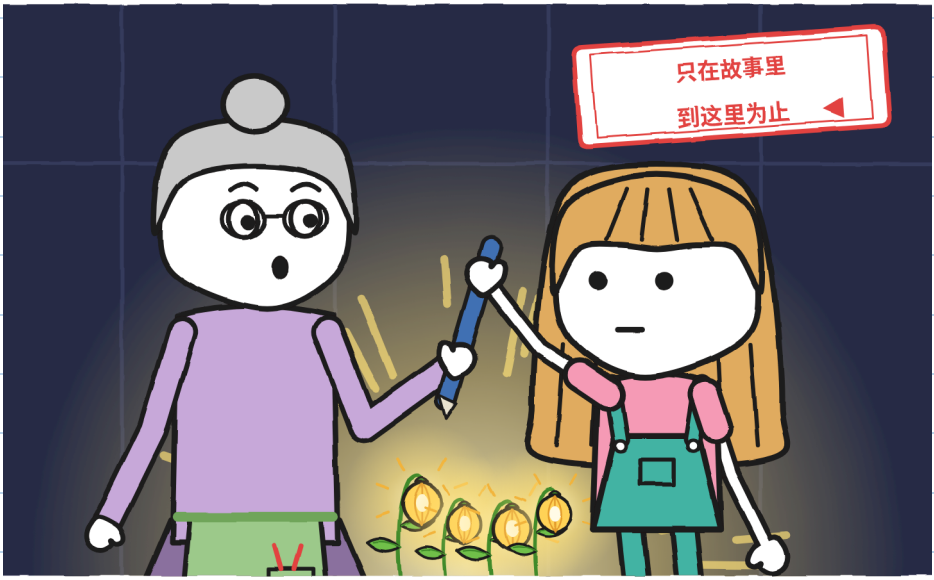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条步道以前就是这个样子，”她说。



我也碰了一朵。面包屑也碰了。它是温温的，像晒过太阳的石头。

弗洛拉转动摇柄，让雨停了。然后她拿出一支笔。
她终于要签字了。
胡莉塔用两根手指拦住了笔。
“还不行。还差第八颗。”

她看了看那七朵灯笼花。
“是我太早打开了瓶子。我们必须把它找回来。”
然后她走进厨房，撕下箱子上的标签，放进背带裤的口袋里。



要送，就得整个送到。 —J.

我们回到了厨房。

“院子还是关着的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我们先不出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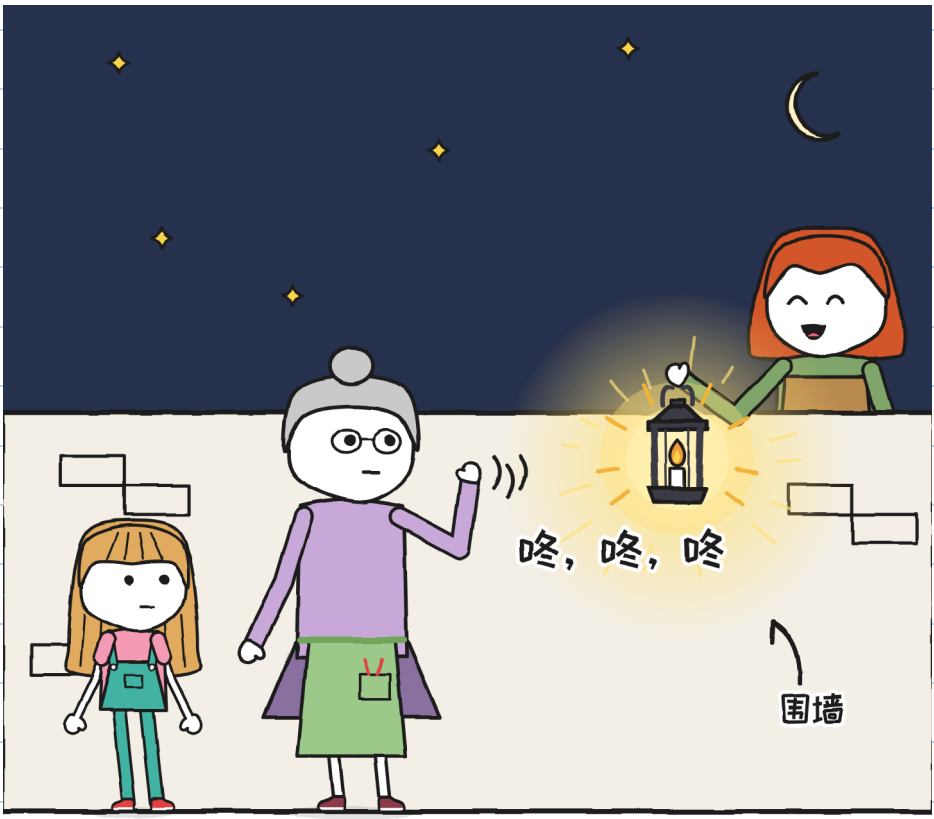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一直等到胡莉塔没有闪电可数，然后又从最后一声雷起等了半小时。雨停了：雷雨走了。



第八颗在外面，在黑暗里的某个地方。要是没能及时找到泥土，它就会又睡着：又变成一块石头。没有签字，天一亮，2号包裹就会飞回货架。

“我们去找它吧，”胡莉塔说。

弗洛拉看了看夜色，在围墙上敲了三下，那就是龙之家的墙，就像维拉说的。



“这一次，”她说，“不是你们自己去。”

第 6 章

第八颗

我们和弗洛拉、维拉一起出发，带着一盏提灯和一辆自行车。胡莉塔拿着空瓶子和标签；我把面包屑装在雨衣里，她的脑袋露在外面。

我们在院子里找，在小路上找，在运河边上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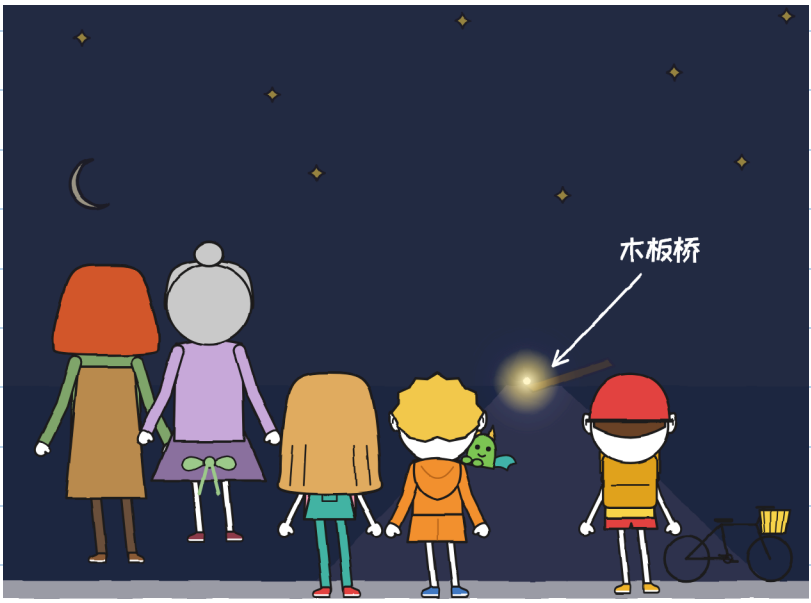


什么都没有。

如果第八颗睡着了，它可能是那些石头里的任何一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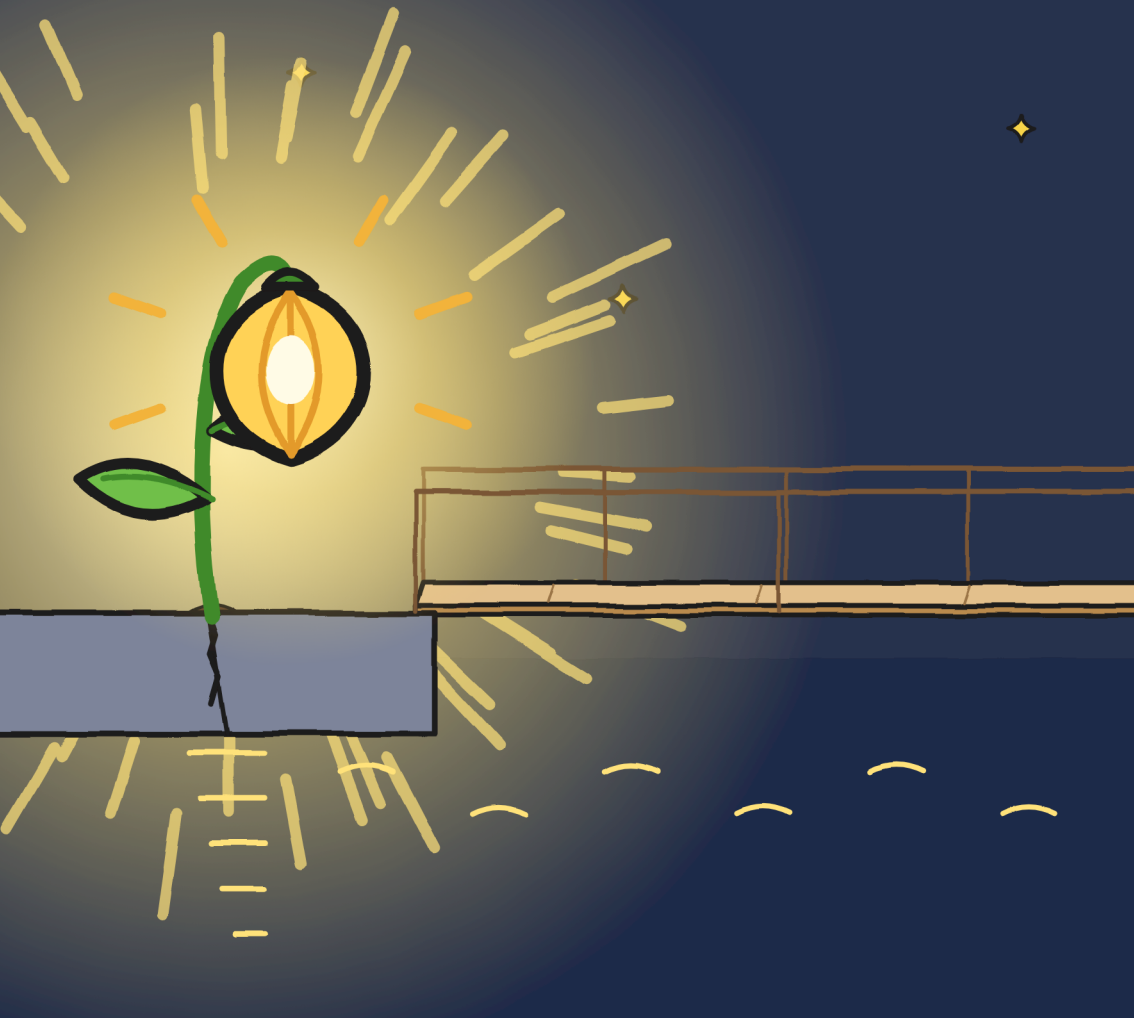
提灯的光照得湿漉漉的石头闪闪发亮。
这时我想到了：一朵刚发芽的灯笼花只会亮一点点。我们的灯可能把它盖住了。
“等一下。把灯全关掉。”

托尼奥停下自行车，维拉把火苗调小，弗洛拉关掉了手电筒。



我们一动不动。
步道的尽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光。它就在木板桥脚下。

我想，是雨把第八颗沿着小路冲到了步道上，它卡在两块石头之间的缝里，有一指深的湿泥土，正好在木板桥开始的地方。它在那里自己种下了自己。远看是一点小光，近看却照亮了一切。



胡莉塔看了木板桥很久：有了光，它看起来不一样了，更短，更宽，更像一块木板，而不像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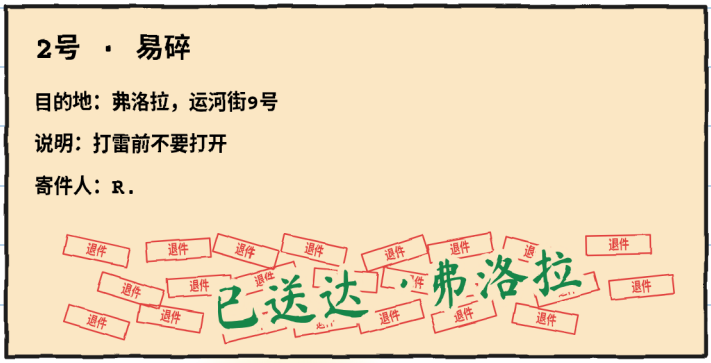
她把一只脚放到了木板桥上。只放了一只。然后又收了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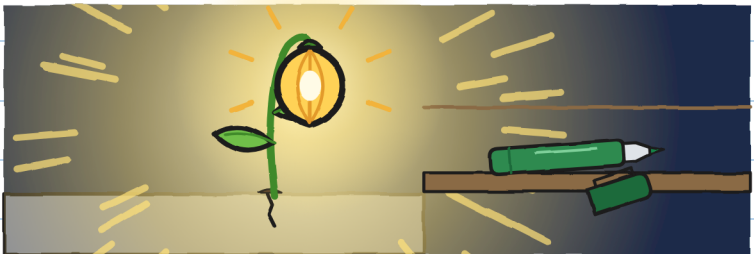


从远处看，我已经不怕了。从近处看，也差不多。——J.

“这一朵留在这儿，”弗洛拉说，“它自己选了地方。”

胡莉塔把标签和她的绿色记号笔递给她，那是擦不掉的墨水。弗洛拉借着第八朵的光签了字，又把笔还给了她。





在门口告别时，弗洛拉把漏盆给了我：“留着吧，下次打雷用。再替我告诉玛拉，早该这样了。”

维拉把面包屑放回窝里，开小货车送我们，自行车放在后面，走公路桥：晚上大桥会升起来给船让路。她把我们放在店门口，又回到她的龙那里去了。

店里一片漆黑。玛拉不在柜台后面。

她在柜台下面。



“已经过去了吗？”玛拉问。
“过去好一会儿了，”胡莉塔说。

玛拉有一条毯子、一副耳罩和一个当头盔的小锅。

二十三次送货。没有一次遇上雷雨。现在我明白了。
我把弗洛拉的话转告了她，她把小锅拉到了眉毛上。

“我也怕打雷，”我说。
玛拉掀开了毯子。



我钻到柜台下面和她一起。正合适。

玛拉在凳子旁边给托尼奥放了一个倒扣的箱子。

“你的位子。暂时的，”她说。

托尼奥坐下来，用胡莉塔的记号笔，在小字上添了两个字：“和猫”。



现在，小字说的是实话。——J.

我的打雷计划，改好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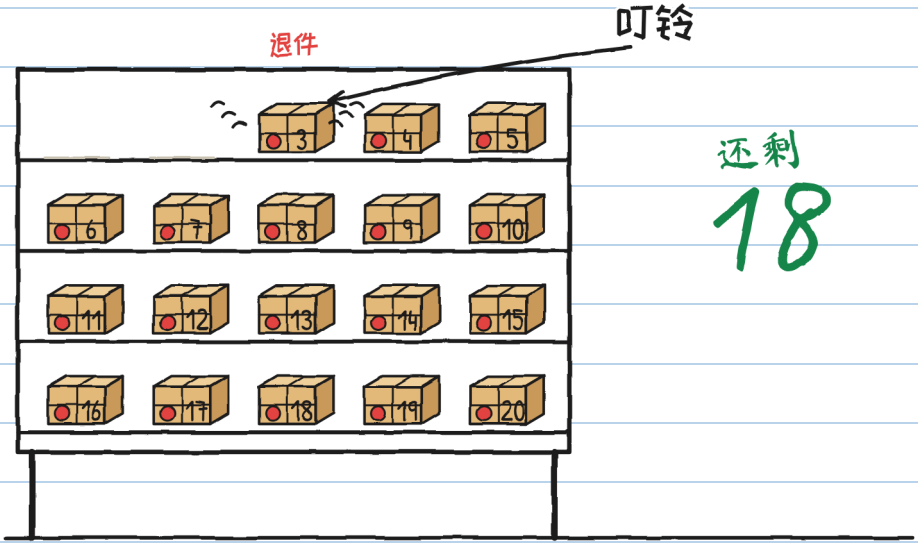
1. 数大象。
2. 和别人一起。
3. 要是我打嗝，也没关系。

还剩

79 1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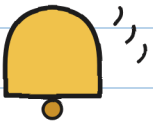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，别说你是什么猎人。——J.



那天夜里，我们走之前，一个退件响了：叮铃，像小铃铛。是3号包裹。

标签上写着：

3号
给小托





托尼奥的脸红得和他的头盔一个颜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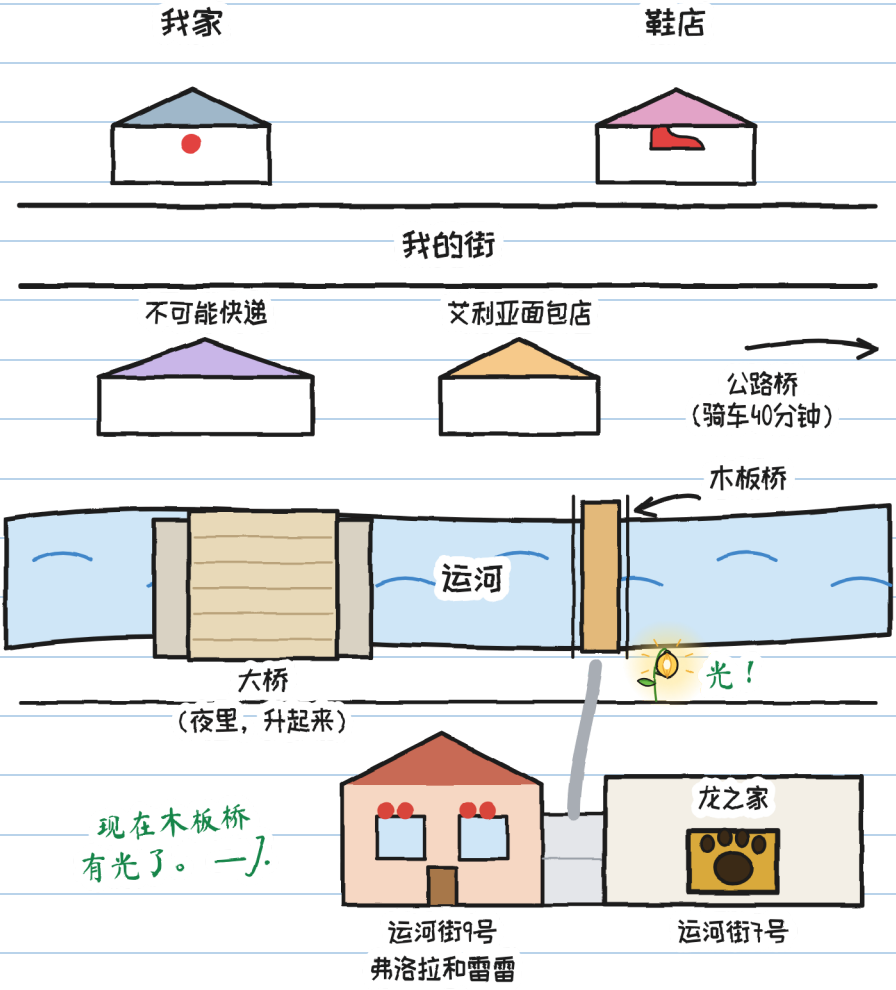
不可能快递 · 3

（马上就来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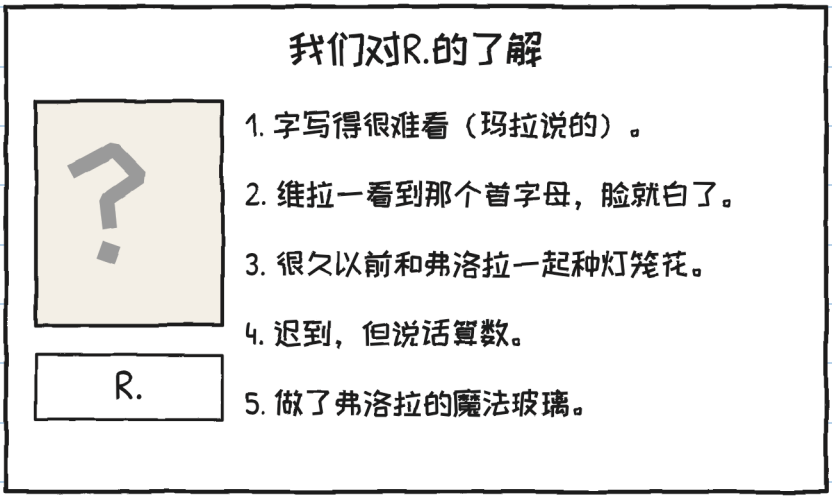


谁在给托尼奥寄包裹？——J.

街区（第2版）


我家
鞋店
我的街
不可能快递
艾利亚面包店
公路桥
（骑车40分钟）
木板桥
运河
光！
大桥
（夜里，升起来）
现在木板桥
有光了。—J.
龙之家
运河街9号
弗洛拉和雷雷
运河街7号

我有一张R.的资料卡。头两条线索在1号笔记本里。
我把新的记了下来：



6. 没人说出这个名字。这也是一条线索。 —J.

你呢？你觉得R.是谁？

我觉得R.是……

一个故事，六种尺码

一共有六种尺码，适合3到16岁，还有20多种语言。XXS、XS、S、M、L的页面和插图都一样。XL是一本小说。只是讲述的方式不同。

尺码 XXS · PRE-A1
胡莉塔抓住了第七颗种子。

尺码 XS · A1
地上还剩一颗种子。胡莉塔抓住了它。七颗。

尺码 S · A2
又一道闪电：地上只剩一颗种子。胡莉塔抓住了它。七颗。

尺码 M · B1
下一道闪电时，只剩一颗种子，胡莉塔抓住了它。七颗。

尺码 L · B2
闪电再次亮起时，地上只剩下一颗种子，胡莉塔把它抓住了。七颗。

尺码 XL · B2-C1
插图小说 · 13+
各级别参照CEFR，仅供参考。

各人穿各人的尺码。同一场雷雨。 —J.

给家长和老师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

真正的雷雨：该怎么办

1. 如果你听到雷声，哪怕很远，也要回到屋里去：闪电已经可以打到你了。
2. 待在室内，和一位成年人在一起，远离窗户、门和玻璃。不要去温室、桥、树下，也不要靠近水。
3. 最后一声雷之后，半小时内不要出去。
4. 数大象可以知道闪电落得近还是远，还能让你平静下来。但它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去。

数数你的雷雨

待在屋里：数闪电和雷声之间的大象。

闪电	大象	公里 （每3头约1）	那道闪电，是 更近还是更远？
1	15	5	—
2	9	3	更近